

墨迹中的敬敷书院

张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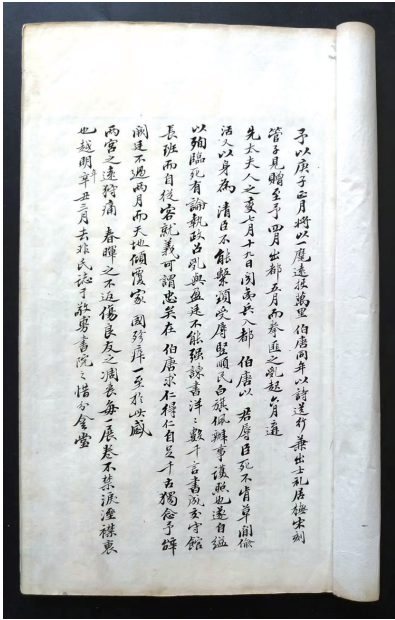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9月27日，安庆师范学院在敬敷书院南庑，做过一次相涉安庆师范学院历史名人的翰墨文献展。其中有清同治、光绪年间的敬敷书院课艺，有敬敷书院到安徽大学堂转型期间的考卷，有国立安徽大学在册师生的登记档案，有不同时期掌门人严复、刘文典、何鲁、王星拱、杨亮功的诗稿信札，还有著名教授李大防、潘季野、陈朝爵、韩伯韦、胡渊如、徐天闵、苏雪林、潘重规的书画墨迹。姚永朴、姚永概兄弟的唱和诗笺，葛康衮、葛康俞昆仲的绘画小品，李鸿章岳丈赵昀的洒金红联等，都为展览添料增趣不少。

还有两幅书法扇面，同样吸引着人们驻足。一幅是姚鼐写在泥金上的行书。有意思的是，曾国藩推崇姚文，对姚书却不膜拜，而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，却奉姚鼐行书为妙品，列在内阁学士翁方纲、淡墨探花王文治之上。人们驻足，不仅仅在意姚鼐的书坛地位，更是为了追思姚鼐和敬敷书院的两度情缘。

姚鼐字姬传，世称惜抱先生。雍正九年（1731）出生于桐城，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进士，曾任礼部主事、刑部郎中、四库全书纂修等职。四十三岁那年辞官南归，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、安庆敬敷书院、歙县紫阳书院、南京钟山书院，可谓桃李天下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姚鼐出任敬敷书院山长。八年里，姚鼐选辑名篇及小论文，纂成《四书文选》，作为敬敷书院的读本。嘉庆六年至九年，姚鼐再主敬敷书院，其间写下《敬敷书院值雪》：

空庭残雪尚飘萧，
时有栖鸦语寂寥。
久坐不知身世处，
起登高阁见江湖。

姚鼐从事书院教育四十年，其中有十四个春秋在敬敷书院度过。安庆师范学院汤德伟在《姚鼐对敬敷书院的贡献及其启示》中认为：“姚鼐主掌敬敷书院的实践，传承了桐城派思想，推动了桐城派文学的发展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敬敷书



余诚格题于《管子》扉页

院就是桐城文派的传承、集会之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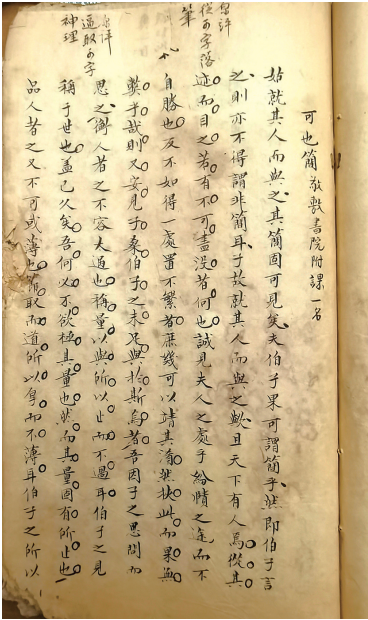
墨香氤氲，观展的人们不由自主停下脚步，回味这一段并不如烟的往事，分享桐城文派和敬敷书院的双重魅力。

另一幅书法扇面的作者，叫阮仲勉（1866—1933），也是桐城人。1885年主讲台湾书院，后任周馥家族西席，1896年和黟县胡元吉共襄敬敷书院，成为敬敷书院历史上最后一位山长。1903年，阮仲勉担任桐城学堂总监，1906年创立天城两等小学堂，后任芜湖女子公学、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。阮仲勉和姚鼐一样，毕生致力教育，也是桃李天下。有趣的是，阮仲勉曾写过一副对联：

池可浴，亭可风，想诸君谐游其间，当寻孔颜乐处；
中益精，西益博，愿遂心深造自得，好成欧亚通材。

有人说，这副对联是阮仲勉执掌敬敷书院时所作；也有人说，这副对联是阮仲勉为天城中学新建的图书馆所作。观展的人们盘桓驻足，可否在阮仲勉的书法扇面里寻出端倪呢？

四天的展期，多少有些意犹未尽。撤展那天，我们策展团队，还有古籍善本藏家孙志方，一起在敬敷书院合影留念。作为背景焦点的敬敷书院四个字，不知出自何人手笔，虽然写得流畅，却略显平淡。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，四字门额为宋真宗御笔，字体遒劲、大气磅礴；白麟版的邓石如故居，“铁研山房”隶字门额为邓传密所书，运笔如铍、入木有声。敬敷书院上承顺治九年（1652）的培原书院，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的修永书院，下启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的安徽大学堂、“民国”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、1980年的安庆师范学院、2016年的安庆



姚蔡《中丞公窗稿》

师范大学，三百年来，薪火相继、名贤接踵。遗憾的是，一直未见可圈可点的门额，哪怕断碑残碣也好，却一直缘悭一面。于是，寻求墨迹中的敬敷书院，便成了我的执念。

两年后，有了眉目。辗转寻得《中丞公窗稿》一册，汇集桐城姚蔡（1725—1801）少时作文原稿五十篇。姚蔡是姚鼐的族兄，姚鼐有《闻香菑兄擢广东按察使寄二十韵》《家铁松中丞七十寿序》相赠，兄弟俩还携手纂修了《桐城麻溪姚氏族谱》。姚蔡长姚鼐六岁，早姚鼐三年进士及第，历任广东按察使、甘肃巡抚、福建巡抚、江西巡抚。姚蔡幼时就读怀宁路氏书塾，继入敬敷书院。《中丞公窗稿》中的“可也简”一文，就是姚蔡在敬敷书院求学时所作。让我欣喜的是，姚蔡在“可也简”的篇首援笔添注：“敬敷书院附课第一名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在相涉敬敷书院的故人墨迹中，发现连贯书写的敬敷书院。我请设计师将竖列的敬敷书院调为横排，感觉雅致娟秀。尝试着放大尺寸，稍嫌锤炼不足。毕竟是姚蔡少年随笔，倘若制成书院门额，确实差强人意。我心存不甘，于是请来木工，凿成书房之匾悬于案头。每日据几相看，算是执念的一种释放吧！

今年夏天，琳琅飘香微拍群拍卖一批古籍，其中一件是清光绪影宋刻本《管子》，白纸、线装、四册一函，标注为唐云旧藏。此件底本经黄丕烈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递藏，为国家图书馆仅存。虽然拍卖图录提示，此为清季影宋佳本，不过这类泛本难入买家法眼。买家热衷的，其实是唐云题端的手书，还有大石斋、药翁、唐云的铃印。

唐云是海上书画、鉴藏大家，与懒悟为方外友，我曾爱屋及乌做过一些功课，确认该件为唐云旧

藏。不过纵有唐云标签，我与《管子》只做看客。不过这一看，却意外发现了“西施”。原来，《管子》扉页上有一段题字：“予以庚子正月，将以一庵远投万里，伯唐同年以诗送行，兼出士礼居抚宋刻管子见赠至予……每一展卷，不禁泪湿襟里也。越明年辛丑三月去非氏志于敬敷书院之惜分阴堂。”

去非氏和伯唐的同年之谊，暂且搁置。我一见钟情的“西施”，就是敬敷书院四个字。我当即询问拍卖主管，回复卖点是唐云，而去非氏欠考。开拍那天，这件拍品从500元底价一路飙升，我设定的8000元心理价位瞬间破防，挣扎着出到10000元，终究执念不敌实力，结果以38500元花落他家。

这件“敬敷书院”老成厚重，特别是数字，由左右偏旁写成上下结构，整体庄重而又不乏灵动，仅从书道而言，制成门额可谓妥当相宜。不过，题于敬敷书院惜分阴堂的去非氏，究竟是何许人呢？

其实，我和去非氏曾有缘。三年前，我见过望江余诚格、余节高父子旧藏信札百余通，陈际唐、赵继椿写给余诚格的，均以去非氏称之。余诚格（1856—1926）字寿平，又字去非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进士，是康有为的座师。余诚格和姚蔡官位相当，历任广西按察使、陕西巡抚、湖南巡抚。清帝逊位，余诚格寓居上海出任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长。后遭王亚樵逼宫，余诚格被迫归里。余诚格旧藏王铁珊（伯唐）见赠的《管子》，散落厂肆为唐云所得，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余诚格与革命党人格格不入，算为劣迹。若将余诚格的笔墨堂而悬之，似乎不合时宜。于是，这件拍品中余诚格的“敬敷书院”及惜分阴堂墨迹，我下载后存进了收藏夹。

今年8月1日夜十时，安徽博物院刘东在朋友圈里荐读学者卢坡的《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》，书中有姚鼐致二兄嫂一札，文中言及“今岁似尚在敬敷书院”，安庆师范大学陈东当即留言，追询墨迹。稍后，刘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先后作答，称《中国近代史料丛刊》中有该札影印件，那么就意味着，姚鼐的“敬敷书院”墨迹尚存，或许这一件，就是大家孜孜期许的吧？

这个消息，估计陈东会兴奋得一夜无眠，一夜无眠的还有我。陈东关心的，是早一点撷取姚鼐“敬敷书院”的墨痕，而我则满怀欣喜，欣喜氤氲中的先贤们，还有这么多人心存执念。而正是这些先贤、这些执念，加持着数百年的敬敷书院到今天的安庆师范大学，一直芳华灼灼、弦歌不辍。

